

在急速的变动中,不适应变化的不仅是乡村慢节奏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,城市自身也在迷茫。

哺育我的那幢土楼,让它随风去吧

——写给已经或行将逝去的村落

本报记者 欧阳

几个月前,贾平凹小说《极花》被刊物推出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,有意思的是,时下单行本的面市却掀起不小的波澜,而因作品纷争演化出的观点也别有味道。

小说从女孩胡蝶被拐卖讲起,在或许还善良的买者黑亮及村子环境的浸染中,女主角的控诉日渐磨蚀,其后逐步达成了乡村的身份与文化认同。末了,被解救回城的受害



我要娶妻

者反而难以适应城市的氛围,自觉归返农村。

有女权主义者直指这是“站在男性立场为拐卖妇女辩护”。因为作家认为:“如果他(黑亮)不买媳妇,就永远没有媳妇,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,这个村子就消亡了。”对此,《极花》一书的编辑并不认同,按其思路,小说表现的,是“作家对传统生活方式流失和凋敝的感伤”。

这么说也有道理。但问题是,这种逆城市化的叙事,呈现出的痛心疾首是负面的,钟情乡土的作者想过没有:日益衰落的、旧式的乡村生活未必是传统的范式,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是因为其本身的变化,而不是僵化的执守。不过,这种心绪并非作家个人所独有。面对近年来迅猛的城市化进程,关于旧时乡村的记忆,那片山清水秀的土地,那方静谧和睦的村落,已在很多人想象中幻化成诗意的情愫。这种情思在这个春夏四处弥漫,比如返乡日记,比如乡绅记忆,还有焦虑中慰藉疲惫身心的乡愁……由此推想,也许正是这些情绪的聚散,成了《极花》起风的一个缘由。

显然,如果人们冷静地看,《极花》的热络归之于乡土中国裂变的视野未必不成立——《极花》不是一个单纯的故事,而是在叙述城乡问题。

剥离开城乡这个宏大的问题,乡村真实的容貌是怎么样的呢?

贾平凹在《极花》后记中说:“我出身农村,19岁才到西安,我自以为农村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。”然而,现实中农村的很多事,他却“也是目瞪口呆”。

可见,对乡村需要多侧面的了解。为此记者访谈了多人,并从中梳理出三方面的观点,但望有助于还原乡村的图景。

怀念的虚幻

“我不明白怀念什么,如果爹娘不在了我就再不会回去了。”

孟醒做过多年媒体人,自信有业者公允的立场。上大学之前的18年一直劳作于首倡包产到户的安徽乡间,他对描绘乡村旧貌美好之类的鼓噪很反感。

“包产到户之前几乎都吃不饱饭,后来能吃饱了,但还是省不出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,直到90年代(上世纪)中后期以后,外出打工渐渐普遍,农民才有了细碎的款项。”

至于说到风光,“乡村的真实图景,并不是其环境的天然,在人能涉足的地方完全不存在大自然原有的状态。”特别是钱能“涉足”的地方。

而亲情的淳朴,其实是贫穷的表面现象,就说30年前吧,相对于家族,很多时候直系血缘之外的人亲情反而更多一些。“远亲不如近邻”说的是城市吗?农村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再说民风的沦落。“现在逢年过节或是有规模的聚会中赌钱并不罕见,有些人觉得以前没有这些恶习,其实是那时候没钱。村子里的人我了解,和我同年的、稍长或者略小的,这些年来性情变化

不是很大,并非现在才如此,很多不良现象的显现不是现代性赋予的,原本就有滋生陋习的土壤。”

现在乡村的条件比过去也不知道好了多少倍,那些“想回到过去的人村民都会跟他急”。

孟醒坦言,那些编撰“乡愁”故事的人不是自欺,就是骗那些不了解乡村的城里人。

乡村的情怀

“到我大学毕业的80年代(上世纪)后期,家里生活过得还是很紧张,但小时候村子的绿水青山、家族的和睦气氛不时还会涌进心头。”



乡情依旧

身为政府官员的赵平是福建的客家人,续写着第29代家谱,昔日家族内部的和谐和规范,相互之间的熟识,在他的记忆里都是让人轻松开心的日子。

他的村子以前学大寨的时候改造了些大块地,现在是机械化作业,劳动力需求很少,剩下的小块地虽然也有小型机械,但致富几乎是不可能的,以现在反哺农业的情形,种地那么辛苦却“看不到未来”,有能力、有条件的人都离开了。

“其实让那些山里的村子消失是好事,没有人了环境就会好起来,没必要因为变迁伤感。”而所谓在信息透明的熟人社会,人品差的根本抬不起头来之类,赵平认为“不过是封闭环境的产物,没有实际意义”。

至于对乡村的留恋,赵平认为不是吃饭穿衣的概念,而是一种情怀,“就像游子怀念母亲做的菜”。每次回故里他都会去看居住过的土楼,“但这些和社会道德没有什么关系”,和自然风光、人文环境也没什么关系。

“其实你看老舍写的东西,现在这些人捣鼓的风土人情,城市里以前不也是很温情的吗?”他对记者说。可为什么寄情于乡村呢?这可能因为现在人际关系疏离的原因吧。

在城市生活几十年的赵平很有感触:过去城乡之间的节奏区分不是很大,城市变化也是缓慢的,现在城市的快节奏有人不适应,还想回到慢节奏的时光中,这大概才是这些寄托被投射到乡村的原因吧。

无情的选择

“会不会是你们知识分子的遐思哦?我读书少,在乡下没听谁说以前好,有能力的都会离开。”

70后的沙马在四川西南的安宁河谷当乡长,“乡愁的留恋和守望”在他看来有些匪夷所思。

乡里条件好的河谷地带正告别一家一户的单干,合作社或者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才有能力应对市场变化。“今年种大葱的发了,可去年种植户赔了很多,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波动,别说一个家庭,就是小规模的合作社都承担不起。”

这些不仅意味着乡村的质变,规模化也意味着土地上的劳动力减少,贫穷村子“空心化”是无奈的选择,谁都想搬到好点的地方。

“我乡里一些高山村民守着四五十度的坡地,路远,收成差还缺少保障,那些自然色彩越重的地方越是贫瘠,绝不是你们文化人想象



渐远的背影

那样美好。”他说。

“城镇化不就是为了减少土地上的人口吗?没人影儿了,十年八年之后环境自然就恢复了。”沙马乡长如是说。

而说到乡绅,他觉得是很久远的事,更像是传说。

乡愁经不起资本的冲击

真情、实景,过去的好与不好都是记忆,充

满着和现实截然不同的主观情绪。既然都市不是寂静的,为什么要乡村守住过去的寂寞?曾经安详透明的村社不也是死寂、封闭的吗?

而今天,在学者吴重庆的视野里,因为人员流动的冲击,昔日闭锁环境中曾经信息透明的乡村“熟人”社会已经不存在了,扎根都市,或者漂荡打工的相邻返乡乡里,除了面孔,人格、品性都变得陌生了,“无主体熟人社会”正是乡村当下最好的写照。

在等级观念一直延续的前提下,所谓财富光辉取代了人文道德的光环实际上是对现实的误读,那个平均时代的互助,比如土盖房之类的大事,就像沙马乡长所说:因为没有钱,所以人们用劳力来支付报酬,“行走乡村的劊匠匠,你不付钱行吗?”

吊诡的是一些超越现实鲜活记忆的文字魅惑,比如沈从文笔下的兵匪,居然善良得美好,那些追忆乡绅的人,是否也带着相同的眼镜呢?因为一个“好地主”就怀念起封建社会来,这是什么逻辑?!

再说良好的生态,也非旧村落的专属,现代环境概念不是贫穷的守望,如果真的向往简朴自然的生活,应该学瓦尔登湖畔的梭罗。

乡愁经不起资本的冲击,所有那些让人生梦的东西,像诗意田园、乡情,假如真的存在过,也已如河水一般流去了,就像赵平心中情丝难断的故居——那座历经300多年岁月、儿时户籍两百三百口的客家土楼,现在没有一个人影,空空荡荡地在那里残败,等着坍塌。

“哺育我的那幢土楼,只能由它随风雨去了。”赵平感叹。

这些很可能也只是个侧面。在急速的变动中,不适应变化的不仅是乡村慢节奏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,城市自身也在迷茫。有语难《极花》者言:“今后,只有一种道德,那就是城市的道德。”

问题是,城市的道德标准是什么? 本文插图 李法明



二人台之夜 (外一首)

艾 蔻

唱二人台的老奶奶姓白
牙齿像羊,散养在口腔里
老奶奶脚叶辽阔,她舞动绸扇
像舞动草原

羊儿在云端吃草,老奶奶在云端张望
羊站着吃跪着吃,醒着吃睡着吃
一生咀嚼一生流浪
而老奶奶的生死轮回
无限的空旷

魔术

今夜,翅膀仅用于示爱
欣赏完我的独舞
你的好奇心转移到,脑袋上
亲爱的,我的脑袋
你咬下去吧
咔嚓咔嚓,肥美的青草
亲爱的,我不会说疼

空气里有草的味道
亲爱的,这是上帝的圈套
在康巴诺尔草原
你要吃快一些
超过草原生长的速度

蚕老枇杷黄

王太生

天井,干净、安静,春红晚白。
房子的中间留一块空地,人站在天井里,可以仰头观天,察天之气象,有繁星点点。或者,白云苍狗,风萧萧起于鱼鳞瓦片上。

徽州的天井里,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小故事。从大门到厅堂,只有几步之遥。天井狭小,是真正的“井”,头顶上泻落幽蓝的光,让整个房屋都亮起来,映衬的是古朴安静的徽州人家。扬州一带的天井,空间就比较开阔,晚白的光线里,有一只鹁鸽就在树丛里啼叫。我在石涛和尚的片石山房,看到古人将天井壁上贴石做成一个山林,方寸之步,容纳大天地。

这样的场地,往往是一个故事的载体,大院子不是天井,院子里一间一间生活起居的部署,才构成天井,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。如果有一只路过的大鸟从高处看,人就仿佛陷落在天井里的井底之蛙。

陈云贵当代雕塑艺术展展出

本报讯(记者 吴铎思)马为什么会飞?云为什么长在脑袋上……这些让人震惊的情景,来自福建美术馆的一个当代艺术展,5月21日,福建省美术馆展厅《未遂——陈云贵当代雕塑艺术展》开展。

据了解,陈云贵是当年从德化陶瓷作坊走出的一个陶泥工。他的作品突破写实具象之美,传统与现代意象多样统一,产生形象内涵丰富的质感。他的造型语言丰富多样,敢于将“匠人避之唯恐不及之堆、折、裂之种种‘破象’,进行自由运用”。“用无所羁绊的创作,表达思考与表现的自由。”陈云贵告诉记者,他是用泥巴寻找一种境界,将创造性的劳心做到极限,用独特的线条语言表达个性化的生命情感。

天晴的时候,住在里面的人,从这一间房到对面的那一间房,可以走一条斜线,从天井径直穿过,可是下雨天不行,人必须弯弯绕绕,要踱步走马廊沿,天井里有积水,一时又排不掉,走马廊沿,是院内的主要通道,美人轻移碎步款款来。

有天井的房子,大多是老房子。天井是老房子的一部分,对外是隐匿的,对内是公开的,中国古代崇尚天人合一的理念,天井里有先人的踪迹。天井冢,祖宗就睡在天井里。

我过去的邻居,沈家大院,就有天井冢,挨着围墙,旁边长着柏树。人走进来,步履轻轻,生怕打扰了先人的好梦,但生活依旧进行。天井是一篇构思巧妙的文章,厅堂、厢

房、厨房,像字、词、句,次第铺展分布。厢房有窗,可以观春秋,有棵桑葚树,昨夜风雨,地上落一层浅浅的紫色果儿。

天井里的植物,春红晚白,适宜栽天竺、芍药、牡丹……庭栽两棵枇杷树,亭亭如盖,枇杷挂得一树金。墙角还有一丛芭蕉,下雨天,雨水溅在脆叶上,清新悦耳。一簇簇雨花在天井水塘里盛开,屋檐口水就哗哗哗,升腾起淡烟,从瓦上跌下,一缕如线。

有一口井,在枇杷树下。井口袅袅升腾水汽,冬暖夏凉,清冽的水,用于淘米,洗衣。井口有井栏,吊桶的绳子把井栏石质磨出一道道绳痕,可以想到有多少只吊桶,七上八下,在井栏留下这涉水的痕迹。



所有偷过的懒,都会变成打脸的巴掌。

赵春青 画

迢迢的汨罗江

韩传栋

两千年了,迢迢迢迢的一条江,中国的一条江,却因一个人忧郁了两千年,鸣咽了两千年,咆哮了两千年。

这条江是汨罗江,这个人是屈原。

汨罗江发源于江西省修水县黄龙山,因上古时罗国位于此处而得名。其分为南北两支,南支称沅水,为主源,北支称罗水,至汨罗市屈潭汇合称“汨罗江”,全长253公里,未到汨罗江向其神秘,到了汨罗江知悉其忧郁。我是在春秋时节,匆匆抵达汨罗江的,伫立江畔,秋风萧瑟,渡船如织,秋江如练。飘然而过的一群大雁,把我的思绪缩短又拉长……

记得儿时每到端午节,我们那里叫五月节,祖母就会讲起屈原的故事。至今让我敬佩的是祖母,一个双目失明的农村老太太,目不识丁,可讲起故事来却绘声绘色。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,上了高中,拜读了《离骚》《九歌》,品读了《天问》《怀沙》,才知先生情怀之绚丽,求索之卓绝。后来,在这行行进进的品咂中,更深知先生款款忧郁的书生气质,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。

屈原先生的一生都在为国为民求索,然楚怀王昏庸,奸臣当道,虽有经天纬地之才,却报国无门,种种的努力都因“志不被用”而无济于事,先生毅然以自己的正义之身做最后的赌注。楚风吹散了一片云霞,吹皱了一江湘水和几缕思念,渔父去了!洒脱如他怎能理解先生的执着?那年的五月五日,先生立于江畔,大风吹开了先生的十万愁丝,他腾舞飞扬的衣衫宛若一面旗帜。曾经,先生在诗中把风、雨、雪、电、云、月作为自己的侍从,让凤凰和龙为其拉车,在太空中任意驰骋。而今国破山碎,黎民流离,于是带着满腔的无奈与忧愤,高呼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。纵身跳进波涛滚滚的汨罗江……

蓦然,一条江成了一座坟!
我不赞成先生投江,我赞美的是先生那种刻入骨髓的真爱,九死而不悔,而此时先生的诗文已是楚文化的一曲挽歌。不管先生如何不愿看到楚文化被异化,但秦国的扫六合纵八荒,不仅是把货币、度量衡同轨,当然也包括文字,所幸的是先生已随江而去!徘徊江畔,寻寻觅觅,惊喜的是《离骚》中出现的艾草、菖蒲依然生长在汨罗江边,那些“中洲”、“椒丘”、“兰皋”就是;水中的岛屿,水旁长满香椒隆起的土丘、泽畔长满兰草的高地,多少年了,它们依然在江畔与时空作着亘古的对峙。

屈原沉汨罗江后百余年,司马迁跋山涉水来了,他站在屈原沉江的旧址,涕泪交流,至今传说司马迁洒泪的洲渚之处,从此寸草不生。民间有诗铭:千载史公流涕处,至今无草忆江潭。文学大家韩愈来了,他写道:“苹藻满盘无处奠,空闻渔父忆歌。”柳宗元来了,左宗棠来了……一项雪冠的余光中来了,“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。”余先生秀口吐珠,凭借汨罗江水将锦绣中华源远流长的泱泱诗河,从两千多年前一脉相承连接到遥远的未来。“那浅浅的一湾汨罗江水,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。”

是的,岁月远去,屈原先生成了一种范式,成了一面旗帜,更成了一批人命运的注释。苦役的行程使他们都成了璀璨的星空,排列在永恒的苍穹下。屈原先生,你的远去激起了汨罗江的忧郁,更使一个民族忧郁。于是每年有了一个名叫端午的节日,这是一个温暖的日子,也是一个忧郁的日子。站在那条江的中央,你嗅到粽子的清香了吗?香草美人,于深层的涵涌中为你招魂,一条两千多年的龙舟驮着痛楚的楚歌,还有你千古锤炼的《离骚》在血脉之上,越度出心空苍郁的肃穆。

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,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,先生就在歌里,风里,水里,任浪花飞溅,涛声忧郁。迢迢迢迢的汨罗水,忧忧郁郁的汨罗水,就这样流淌在中国人的诗里,心里,血脉里,站在汨罗江边,听凄厉的《天问》从历史的深处啼唱的心音,我心头一阵温热,不由得吟起:
“昔日你问天,今日我问河
……
投江的烈士,抱恨的诗人
长发飘飘的游荡背影
回一回头吧,挥一挥手
在浪间等一等我们”

秋风起兮,吹皱一江秋水……